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妝鈿鑿傳 第十回 神鯨祖師親來戰 柏生發逃奔精一

卻說崔璧錦見了神鯨，放聲大哭。神鯨見崔璧錦中傷，不由心中火起，便叫徒弟們：「取我的披掛來！」一時取出南赤盔頂，古人甲一副。神鯨結束停當，又叫取兵器，牽坐驢。遂即拿出佳錫杖，拉出出硬象。神鯨道：「還有幾件寶貝，都帶著備用。」叫和貫，高岳：「恁眾人都隨我去。」那神鯨率領眾徒弟，離了出放洞，望藏頭山而去。來到山前，紮下一座占廂營，預備與柏生發比鬥。那柏生發正在不待廳上打坐，忽聽洞前喧嚷，出洞一看，只見神鯨坐著出硬象，大聲叫曰：「柏生發，你為何欺我太甚？」柏生發看見是享邑兩，遂大罵曰：「你是什麼神鯨祖師？你不是享邑兩麼？你竟是尋到我牛角梢上來了！」神鯨看見是弓長兩，亦大罵曰：「好個東西，從前我父在時，你借我的錢小子使用，至今未還。你今改了姓名，又將我的山來占住。我屢次著人來討，你抗拒不與，是何道理？我看你弓長兩會甚麼百生法兒，有法你只管使來！」柏生發道：「你說話差矣。你的錢利重，待我尋上來還你。至於這山，當初我未來之時，此處無人。及我來到如今，你也並未到此。即前者著人來要，我原說尋下個所在，即便就還，這也是兩便。何為抗拒？何為占住？你仔細再想。」神鯨被他說的閉口藏舌，低頭無語。

季惠恬眾人說道：「看他的意思，是無心與山。祖師既來，難道說空手回去？那有功夫聽他的閒話。」神鯨聽了，便叫：「弓長兩，你在我跟前，尚自東支西語，數黃道黑，則前者可知，近前來招杖。」柏生發躲在一旁道：「你且住了，須念情面是大，不要過聽旁人的言語，傷了你我情意。」季惠恬道：「他真正是個說客，事到此間，還論起情面來了。既說情面是大，打崔璧錦時，情面何在？自不認錯，反說過聽旁人言語。言語便是過聽了，難道說打崔璧錦，也是過見了不成？真為可笑。」一言激惱了神鯨祖師，轉身將杖舉起，說道：「我杖又到了，我看你怎生躲過！」柏生發又躲過一旁道：「你既非吾師，則非吾長，讓你一次，也就勾了。難道說我怕你不成？你再不可如此。若再如此，我就容你不過。」那神鯨聽說，越加忿怒，又舉杖去打。柏生發道：「你真不識進退，且自住了，待我與你較個勝負。」遂即進洞，戴上光赤盔，穿上不故甲，手執皮鞭杖，坐下盡勾獸，出的洞來叫道：

「神鯨，你有何本事，盡情使來，看你豈奈我何！」那邊神鯨舉杖就打，這邊柏生發劈頭就還，二人在藏頭山，戰了多時。柏生發舉杖又打那神鯨，神鯨舉杖往上一迎，只聽得「疙紮」一聲，把神鯨的佳錫杖打作兩截。神鯨回頭就走，柏生發趕上，一皮鞭杖把神鯨的古人甲打落一片。神鯨著急，祭起風火雷來傷柏生發。柏生發笑道：「那有何奇？」乃即把嘴一張，將平日煉就長出氣望上一噴，將那風火雷吹的四散去了。神鯨又把背彼葫蘆一搖，放出五百揭八蟲。柏生發又道：「這也無甚稀罕。」乃即吐出一道無影無蹤一溜煙，把那些蟲兒迷在煙中，不能黏身。神鯨道：「怪不得他叫百生法兒，他也有這些能處。也罷了，我通盡情試他一試，看他如何！」遂即袖中取出一件寶貝，祭在空中。這寶貝乃是：

老君爐中煉，水晶石上磨，萬物受牢籠，名為無縫鎖。

柏生發看見，說聲「不好」，念動著急咒，騎著盡勾獸，無近無遠地去了。過了盡著崖、漫漫崖、造化堤、沒親河、架空橋，方才住下。說道：「好厲害，險些兒落他鎖中。此事怎了？」左思右想，無計可施。忽然想起當初丟清祖師曾說：「你到躲軍洞，若有苦難，脫空祖師可以解救。」「我今何不尋他，以解這番苦惱？」主意定了，遂即催動盡勾獸，望精一山而去。神鯨祖師見柏生發逃走一去不回來，也就在藏頭山扎住營，等著與柏生發交戰。

松月道士曰：崔璧錦傷情，見神鯨大放聲。觸得神鯨心火起，結束停當去出征。出硬象，不暫停，山前紮起一座占廂營。柏生發，高聲大罵；那神鯨，怒衝冠，要顯奇能。沒縫鎖，無法可破，柏生發，去尋脫空。

江湖散人曰：神鯨親去逞英雄，藏頭山前紮下營。寶貝祭起無可破，生發無法尋脫空。